

盐碱滩上的采油女工

陈辉

按下快门，一身红工衣的采油女工谭玲成为镜头中的主角，其背景是一台抽油机，还有一棵采油树。而我的身后，则是空旷的清河原野，一片盐碱滩。谭玲是江汉油田清河采油厂采油管理一区的一名普通女工，在采油一线班组已经工作了近30年。

认识谭玲，是我去江汉油田清河采油厂采访。途中，我看见一棵采油树旁，一名女工正在忙碌。我上前查看，原来，井口盘根盒内的密封胶圈坏了，造成井口漏油，这名女工巡井发现后，立刻停下抽油机，更换密封胶圈，边换边和我解释：“不然，原油外漏会更多，影响生产以及安全环保。”

只见她松开盘根盒的压帽盖，用一把螺丝起子撬动盒内损坏的密封胶圈。看得出，这活儿需要一点力气，但她还是用力并小心翼翼地操作着。“干了一辈子了，还是得小心”。

于是，我在旁边帮忙打下手，递工具。后来才知道这是一名采油女工的不平凡经历。她叫谭玲。我叫她“谭姐”，她一心开心，抹一把汗水说：“还有一个月就退休了，看见你们年轻人，就像看到当年的自己。”目睹了谭姐熟练的操作手法，我知道，对于在一线采油现场工作了一辈子的人来说，这既是经验，也是财富。

谭姐是最早来到清河工作的采油女工，36年的清河开发建设，她和许许多多姐妹一样，为了石油工作，来了，走了，又来了。如今，是谭玲第三次从湖北江汉油田基地轮换来山东清河工作。

岁月如梭，当年青春年少的小姑娘，已然两鬓霜白，即将在清河退休。

当我问她有什么感想时，谭玲擦擦手说：“我这一辈子普普通通，只是干好了自己应该干好的工作。”

很快，换好密封胶圈的谭玲启动抽油机，快速恢复了油井生产。

看着眼前的谭玲，我再次举起相机。可她手一摆说：“能给我照张脱帽的相片吗？”我心底一热，这位穿戴了一辈子红工衣的女工，戴了一辈子的红色安全帽。此刻此景，仿佛我明白了什么，于是，选择离开场较远的安全地带，按下快门，将她微笑的形象留存在清河原野上。

后来，我听熟悉谭玲的员工们说，在采油现场，所有的设备需用眼睛观察，用耳朵去听，才能发现问题，找出隐患，及时处理，而谭玲经常是全班发现隐患最多的人。去年的一天，谭玲巡查输油管线时，发现一处管线有穿孔漏油现象。为了防止污染环境，她用双手刨土，把漏出的油水围起来。当班长带领其他人员赶来抢险封堵时，看到谭玲左手手指磨出的血泡，大家无不感动。

“谭姐，你怎么总是可以发现问题？”姐妹们问起时，她一句话就让大家佩服：“把油水井当自己的孩子一样照看，就行了。”

明月出天山

邱振军

习惯一个人在深夜时写点东西，因为这时心无杂念，心情也得以沉静下来，把白天一天的积蓄记录在笔端。

6月中旬的一个夜晚，积攒了很多素材的我，夜深人静的时候便欣然提笔，把一篇近2000字的新闻稿件一气呵成。当校对完文章时，已是凌晨2点。

这时，猛然抬头，注意到窗外的一轮明月当空悬挂——这一天正是农历五月十五。我这个在异乡漂泊了27年的游子，回想起在外漂泊的点点滴滴，瞬间泪水顺着脸颊流淌而下。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惹长亭旧恨，几番风月。”“山为两乡别，月带千里貌。”这些古人的诗句刹那间在我脑海里翻滚。自1995年从石油院校毕业后，我便来到了离家乡山东万里之遥的新疆塔里木盆地，27年间，见惯了新疆各地的月亮，天山上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上的、戈壁滩上的，还有胡杨林里的。

1995年刚毕业来到塔里木时，当天我就被拉到沙漠腹地的井队上，夜晚看着月亮静静地发呆，独自走在软绵作响的沙子上。想到这就是我要面对的生活时，心中有些许惆怅。

之后不久，我从沙漠中的井队调到了机关驻地新疆库尔勒市。因为一直从事新闻写作的缘故，我曾经随着月光来到铁门关、小龙山和当地繁华的夜市。在想念家乡亲人的时候，抽出闲暇的时间，一个人偷偷来到库尔勒市的孔雀河边，在月光下，绕着河边散步，排解思乡的浓愁。

去年9月，我又随着公司驻地的搬迁来到了更远的新疆轮台县城。早些年在读书时，就听说古轮台是我国西部重要的边关防守重地，没想到，此时的我仿佛也成了一个随着时光隧道流浪的诗人。在百无聊赖的深夜，也曾一个人独自行走在轮台县城空旷的街道，一轮明月照九州，那种阔别家乡近30年的情愫缠绕在心头，别有一番滋味。

还好，在办公楼后面的不远处，就是高耸的教学井架。此刻，月亮在井架间缓慢移动，大漠、月亮、井架、胡杨已构成了我生命的全部。是石油让我梦绕魂牵，是石油让我孜孜不倦。沙海石油人驾驶探宝的身影勾勒出我世界上最美丽的风景线，大漠古道上的漫漫驼铃渐渐成了我最爱聆听的流行音素，遒劲挺拔生而千年的胡杨给我一种莫大力量和鞭策。

每当想家甚浓的时候，就抬头看看空中的月亮。今生选择了石油，就不后悔。“久当石油人，扎实做了人的根，常以青春换成功，常把黄昏当早晨……”这首《石油人的歌》，让我泪流数次，那些风雨如磐，大浪淘沙的青葱岁月已成往昔的追忆。今后，轮台的月亮会继续伴随着我走好未来的路。



24年前，发表
在中国石化报的
新闻稿

张孝友

2022年，是河南油田成立50周年，也是我投身祖国石油石化事业发展事业的第30个年头。30年来，我见证了河南油田的发展，亲身经历了勘探开发过程中的艰难困苦和成功喜悦，先后撰写编发信息、文字综合材料几千篇，发表新闻、论文上百篇。其中，我最难忘的是1998年11月在中国石化报上发表的一篇新闻稿。

1998年10月，河南油田2229地震队进入内蒙古腾格里沙漠施工。腾格里沙漠地形复杂，工区内布满大大小小的沙山，施工条件非常艰苦。其中在沙漠腹地的187测线上，高差200米以上的沙山就有20多座，过去一直是勘探施工的禁区。为了早日拿下大油田，2229地震队干部员工在多风的季节准备抢上187测线。然而出师不利，先是

测量班10名队员遭遇沙尘暴袭击，和地震队失去联系；随后打前站的生活车滑下沙山，5名队员受轻伤。

地震队员没有被困难吓倒。在沙尘暴中迷失方向的10名队员在路过牧民的帮助下，解决了生活问题，并坚持完成剩下的测量任务；几名受轻伤的队员经过简单的治疗，又投入施工中。地震队员肩挑背扛，硬是把电缆、炸药、采集站等物资一点一点搬上高差几百米的沙山，历经沙尘暴、缺水缺粮、昼夜温差大等困难挑战，坚持施工作业，在11月初，终于攻克了腾格里沙漠勘探施工禁区的187测线。

收到187测线被攻克的信息后，我在分享喜悦的同时，更多的是感动，一时灵感迸发，连夜撰写了一篇新闻稿，通过拨号上网把电子邮件发到中国石化报社。当时企业内部通过网络投稿还很少见，稿子能否被采用我也没把握。

11月中旬的一天，中国石化报驻油田记者站打来电话，告诉我新闻稿将在两天后刊发，希望提供几张相关照片供选用。得到这个消息，我很高兴，同时也很为难。因为邮寄照片已经来不及了，单位没有数码相机，更没有扫描仪，无法把纸质照片变成数码照片。了解到研究院有扫描仪，我带着照片跑到研究院，几经周折找到主管设备的同志，费了很长时间才把照片扫描完。为防止出现意外，还拷贝了几张磁盘作备份。那天，中午饭也没顾上吃，我就在办公室发邮件。拨号上网速度太慢，而且很容易掉线，邮件发了几次才成功。当时已经到了下午上班时间，我通过电话联系记者站，确认邮件收到，心里才踏实了。

1998年11月21日，中国石化报以《血染沙漠“禁区”——河南油田2229地震队勇克腾格里沙漠187测线纪实》为题，配发图片，在朝阳彩刊



头条头条位置刊发了这篇新闻稿。稿件还被评为当年油田好新闻一等奖。

50年斗转星移，50年沧桑巨变。河南油田发展日新月异，单位办公条件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无线通信快速便捷，移动办公成为常态，新闻信息秒传世界。今年7月1日，恰逢中国石化报创刊34周年，这份走进“而立之年”的报纸也从一张每周一期对开四版的报纸发展成为集报刊台网屏于一体的现代媒体集群。

但24年前，这篇在简陋条件下挥毫而就，发表在中国石化报上的新闻稿，至今都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

诗 歌

钻塔情(组诗)

冯建州



散文

炼油装置守护人

周玉琛

作就是要全身心投入，巡检一次就要有一次的效果，不能敷衍了事。你要记得，保护好这装置，也是保护好我们自己。”

第一次，我感到有种子在我的心里落地生根，隐约却又说不上来。

进入内操学习后，只见管线七拐八弯地布满了整个电脑屏幕，密密麻麻的DCS画面更是让我头痛脑胀，教授我内操操作技术的师傅蔡鑫，却熟练地翻看每一页画面，眼神专注而犀利，手指同时在操作面板上不停移动，不时做着同样的调整。我仔细观察了一会儿，发现师傅虽然调整得多，但大多都是微小调节，阀门的开度甚至只有0.5%的变化。

我问蔡师傅，为什么一整天都要一直盯着这些画面，又为什么大多都是微调？他活动了一下手指，打了蝴蝶效应的比方，说这调节看着不起眼，但装置总会有反应，有可能造成大的波动，进而造成产品质量不合格，甚至造成事故。“炼油厂，可是真正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地儿。作为一名内操工，最重要的就是敏锐和专注，这是咱应该、也是必须做到的”。我知道，蔡师傅是车间里首屈一指

的“大师”，参加过多次技术比武。后来，许多我怎么都摸不透的问题，在他那里总是迎刃而解。

师傅们就这么一点点地带着我认识、熟悉这装置，让我慢慢变成了一个石化人。时间一年又一年，新人一届又一届，师傅们一遍又一遍带着他们，一遍又一遍地教着他们，说着当年和我说过的话，走着当年和我一起走过的每一级台阶。我问过第一位师傅贾志华，每天干这些工作不烦吗？不累吗？听着重复的浅显又幼稚的问题会觉得可笑么？他回：“不累，不烦，不可笑。”看着我们，他总会想起年轻时候的自己。如今我们走过的每一步，都是他们来时的路。

我好像突然懂了，当初的那颗种子，“是责任”。他说责任二字重，他只知道，作为一名普通的石化人，来上班就得恪尽职守，对得起自己这饭碗。

他说，这岗位一干就是几十年，装置快成了自己的孩子，看着它长大，也为它有过不眠不休。

他还说，自己老了，这装置就交给我们了，要靠新的石化人来守护了。

刘波

油库的青春往事

省石油公司组织的年度比赛中，荣获单人消防水带连接第二名。

记得油库组织油罐电焊施工，我当时毫不犹豫地抢先向油库党支部递交了请战书，申请到油罐负责消防安全防护。那天下午，随着一声令下，我身穿厚重的消防服，面戴防毒面具，携带干粉灭火器和救生绳，率先钻进油罐，做好了应急准备。

记得17岁那年秋天的一个早上，父亲轻轻地拍醒还在梦中的我说：“起床了，今天是要到油库报到的第一天哟。”我立马兴奋地掀开被子，一骨碌爬起来，穿好衣装洗漱完毕，背起父亲早已为我扎好的背包，抓起母亲给我准备的馒头，一边啃一边跑出门，来到集合点，乘坐油库派来接新员工的车。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坐汽车，感觉非常新鲜。

到油库报到后，经过3天短暂的安全培训，我就被分配到油库专职消防队。随后，我和另外两名新同事被派到地方消防部队接受新兵集训。我也参加过入伍应征，可惜因身体原因未能如愿。一到消防队，班长就给我发了两套绿色的军装和一顶大盖帽、一条军腰带，穿在身上，瞬间让我热血沸腾，充满了激情。可算是圆了一个“当兵梦”！

经过刻苦训练，我很快成为一名合格的消防队员。在消防技能比武中，多次获得荣誉。最让我骄傲的是在湖北

省石油公司组织的年度比赛中，荣获单人消防水带连接第二名。

记得油库组织油罐电焊施工，我当时毫不犹豫地抢先向油库党支部递交了请战书，申请到油罐负责消防安全防护。那天下午，随着一声令下，我身穿厚重的消防服，面戴防毒面具，携带干粉灭火器和救生绳，率先钻进油罐，做好了应急准备。

记得17岁那年秋天的一个早上，父亲轻轻地拍醒还在梦中的我说：“起床了，今天是要到油库报到的第一天哟。”我立马兴奋地掀开被子，一骨碌爬起来，穿好衣装洗漱完毕，背起父亲早已为我扎好的背包，抓起母亲给我准备的馒头，一边啃一边跑出门，来到集合点，乘坐油库派来接新员工的车。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坐汽车，感觉非常新鲜。

到油库报到后，经过3天短暂的安全培训，我就被分配到油